



小田和组员正在潜心打磨漫剧。

文/图 本报记者 赵洋

上午9点，江苏淮海科技城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一间办公室内，一个穿衬衫的男生盯着刚生成的15秒视频皱了皱眉——女主角转头的方向反了。他删掉时间线上那一格，把写了几百字的提示词又改了改，十几秒后，新的画面生成。他看了两秒，点头，拖进剪辑轨道。

这就是冯思硕和王松正在运营的江苏悦沐音创传媒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悦沐音创），今年，他们在徐州创青春数字文化创业大赛中获得“AIGC漫剧内容创作与制作”二等奖。如何在AI漫剧赛道里掘金？如何用AI把剧本变成视频？这群年轻人有自己的理解。

一个新的掘金赛道

2025年9月，悦沐音创刚切入AI漫剧业务的时候，市面上根本找不到有经验的从业者。一开始，公司招人“没有任何门槛”——从本地高校的数字媒体专业招了十几个人，又招了一些完全没接触过AI视频的应届生。这个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，就这样开始摸着石头过河。

“培训是公司自己搭起来的，最早请外地已经做了半年AI漫剧的团队封闭培训了一周。之后就是导演带着大家边学边练。”今年25岁的顾祖义，是团队创建之初的“元老级”员工了，“学会操作要几天，工具不难，跟大模型对话差不多。但从会操作到做出一部能看的剧，那是另一回事——就像你学会按快门，但距离成为摄影师，中间还隔着几年的审美和悟性。”

时间倒回公司刚起步那会儿，想得到满意的镜头比现在难得多。“当时的流程是先出图，再让AI根据图出视频。”顾祖义回忆，这个过程大家叫“抽卡”，但抽卡的结果并不总是理想。一部剧大部分时间都耗在出图上——图抽不出来，整部戏就卡在那儿。“人物可能换脸，动作会失真，镜头衔接也会出现错位，最夸张的时候，我对着一个镜头抽了一整天，都没抽到想要的画面。”

变化来得比所有人预想的都快。随着Seedance 2.0的面世，早期那种“先出图、再用图生出几秒视频”的笨拙流程，很快被直接文生视频的新范式取代。画面里的人物开始有表情、能对戏，工具渐渐“听得懂话”。

在这样的节奏里，2026年1月，为了接新项目，公司又招了一批新人，张金波就是那时候进来的。

“出资产、写分镜、生成视频……全流程都是我们人和AI配合完成的，包括后面剪辑包装、做海报。”张金波说，但在他看来，分镜这部分还是自己手写的更好用。“我觉得手写的比AI生成的细节要多一点，AI可能理解不了一些想法，会缺一些细节。”

没有科班背景，没有片场经验——但不妨碍这些年轻人在这条新赛道上扎下根来。对他们而言，AI不是来抢饭碗的，而是把一扇以前只对影视专业人士敞开的门，向普通年轻人推开了一条缝。

漫剧，徐州人这样「掘金」

一部AI漫剧的诞生

在外人眼里神秘的AI漫剧，流程其实和传统影视有相通之处——只是把摄影机、演员和片场换成了云端的一段段提示词。

“第一步是剧本。来源有三种：直接购买版权成品本、买小说改编，或原创。”王松介绍，“第二步是资产。主角、配角、场景、道具，都要先‘立’起来。”就像实拍要请演员定妆，C级剧的团队可能半小时内用一个指令就把人物资产刷出来，但王松和团队坚持做精品，五六个人磨一个男主、女主，要磨一整天，反复改，目的是摆脱AI脸那种千篇一律的塑料感。

为了写出更精准的提示词、生成更符合要求的视频，王松团队还自己搭了一套智能体——“不是用市面上随便找的那种，是我们按照分镜、节奏、情绪的标准，一点点‘喂’出来的框架。”15秒的一段戏，提示词能写几千字。写完提示词，就是大家说的“抽卡”：一个镜头不满意，重抽；人物转头方向错误、胳膊消失、穿帮，全部要重抽，直到生成满意的视频。

“现在甲方要求不高的话，大概3抽1、4抽1就能用。”王松说，“基础错误理论上不该有，另外就是打磨细节。”

最后是后期。剪辑、配音、背景音乐、氛围音、音效，这是整条流水线上几乎唯一不涉及AI的环节。成片之后再做海报，交给发行方或者自己的账号上线。

按分钟计算算力成本：悦沐音创制作的精品剧300元—500元/分钟，跑量剧只要80元—100元/分钟。一部80分钟的精品剧，算上人工和“抽卡”概率，制作成本在7万元—10万元之间。“前提是甲方修改不多。”王松说，“不然光是‘抽卡’就把我们的成本拉高不少。”

如今悦沐音创的漫剧团队稳定在30人左右，精品剧一个月能出三四部，跑量剧5天就能做一部。冯思硕说，养活公司的是承制单，现在这方面市场还有不少需求——甲方出剧本、出渠道，悦沐音创出制作，按分钟结算。“承制保底，再抽一两组人做自制剧，去搏一个小爆款。纯靠自制，风险不小。”



张金波和组员正在分析剧本。

AI漫剧如何“火”

“一部剧火不火，80%看剧本，20%看制作。”王松说，“你画面做得再精致，剧本拉胯，就是拉胯。”

采访尾声，王松把电脑转过来给记者看一段刚生成的戏：两个古装人物在廊下对视，表情有细微变化。这放在一年前，是不敢想的效果。“那时候人能动、嘴能张，就算好片子了。AI过去一年走的路，我们原以为要两年。”至于下一年会

怎样，他和冯思硕目前都没有答案。

能确定的是：屏幕里那些流水线上的“电影”，背后就是这样一间间二三十人的办公室，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，在提示词和抽卡之间，押着自己对剧情、节奏和观众心思的判断。

剧什么时候爆？没人知道。但剧，一部接一部，还在往下做。



张金波和组员们在讨论分镜。